

无我之境与无我精神

彭体春, 范明英

(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, 四川 成都 610064)

【摘要】 诗学对“无我之境”一词有大量阐释。但因中文能指的相同, 很容易形成“无我”所指恒定相通的误读。然而在不同的语境, “无我”所指具有内涵表达上的差异。从艺术操作层面看, “无我”指一种境界, 内蕴空灵禅静的情思。在思想内涵层面上, “无我”指一种精神, 表现为普遍无我的人格。

【关键词】 诗学; 无我之境; 无我精神

【中图分类号】 I207.2 **【文献标识码】** A **【文章编号】** 1008-6307(2004)03-0067-03

Unselfconscious Circumstance and Selfless Spirit in Chinese Poems

PENG Ti-chun FAN Ming-ying

(Institut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, Sichuan University, Chengdu, 610064 Sichuan)

Abstract: There are interpretations in poetics about the Chinese word "wu wo zhi jing", which means the unselfconsciousness in Chinese poems. It is, in fact, a misunderstanding.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re have both different meanings at least about the same words for different situations. One is a contextualized circumstance containing the poets' mood of Zen and another is a general and selfless ethical spirit.

Key Words: Poetics; Unselfconscious Circumstance; Selfless Spirit

中国诗词, 诗心灵动, 诗意盎然。诗人与诗, 合为一体, 或借景抒情, 或融情于景, 或情由景生, 或移情于景。意与志, 心与情, 景与场, 殊难分辨, 有意境之说。

王国维云, 意境有二, 即有我之境, 无我之境。在“有我之境”中, “以我观物, 故物皆著我之色彩”⁽¹⁾, 所谓睹景生情, 情同此景是也。诗人先在的思情与场景暗合, 这种激奋情绪(叔本华称为“欲望的压迫”⁽²⁾), 将诗人从和平的审美静观中撕裂, 不由自主地移情于景, “泪眼问花花不语, 乱红飞过秋千去”。如孟浩然所谓“愁因薄暮起, 兴是清秋发”(《秋登万山寄张五》)。

“无我之境, 以物观物, 故不知何者为我, 何者为物”。“我”非为我而在, “我”因物而生, 人物相融, 天人合一。在对审美物象的静观中, 诗人本身似乎被相对客观化了, 失却了与对象的审美利害关系(康德语), 因而“人惟于静中得之”。

王维《鸟鸣涧》写境, “人闲桂花落, 夜静春山空。月出惊山鸟, 时鸣春涧中”, 诗中有人, 但人为景之一体。“我”的情绪, “我”的心灵均已悄然淡出。景入人眼, 相看两不厌。诗人主体或者主体情绪的缺场(Absence), 导致“人闲”, 因而月出之前的无边暗夜中方能“听”(perceive)得桂花飘洒之细微声音, 悟得春日山涧之空静情致。如袁枚所言, “旁见侧出, 吸取题神”(《随园诗话》), “我”当为一景。近人卞之琳有诗《断章》, 言“看风景的人在看着我”, 当属古今同唱。这种“欲辨已忘言”(陶潜诗句)的境界, 实在是如王国维说“除却天然, 欲赠浑无语”的自然清致, 优雅克制。诗人心无尘念, 缺席了前引叔本华所谓“欲望的压迫”。

以此观之, 马东篱《天净沙·秋思》前三句, 也当属无我之境。“枯藤老树昏鸦, 小桥流水人家, 古道西风瘦马”, 令人想到温庭筠“鸡声茅店月, 人迹板桥霜”句(《商山早行》)。诗人有意除却汉语中频频出现

收稿日期: 2004-07-08

作者简介: 彭体春(1972—), 男, 西昌学院讲师, 在读博士研究生。研究方向: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。

的连系词,割裂汉语词汇表面的逻辑联系,仅在诗中
出现一组名词性短语。故如今人所见,首句浑重,次
句清新,第三句苍劲。这种变化和组合,减弱了通常
文人入乎其内的倾向。即便就“夕阳西下”一句看来,
出乎其外的痕印似也较明显。该诗寥寥数笔,颇类白
描,景象微小,诗情纤细。

元人卢挚有曲《沉醉东风·秋景》,“挂绝壁枯松
倒倚,落残霞孤鹜齐飞。四围不尽山,一望无穷水。散
西风满天秋意,夜静云帆月影低,载我在潇湘画里。”
诗景不似辛弃疾《水龙吟·登建康赏心亭》,豪劲远
迈,千里清秋尽入眼。诗情不同杜工部《登高》,顿
挫沉郁,百年往事上心头。字里行间细细读来,登高
却不生明显的悲秋之思,清新雅丽,情趣卓尔不凡。
与马致远曲类似,卢挚《沉醉东风·秋景》,诗句重心
多落在名词之上,其余诸词,均以修饰。山、水、风、
松、霞、鹜、月、云,空间角度由下而上,时间推展由黄
昏至入夜,组成一组实景,并无太多虚词衬语,诗篇
语言飘逸,神韵雅淡,意境清灵。正如王维诗有“人闲
桂花落”之因果逻辑联系,卢挚此曲也有“夜静云帆
月影低”之句。心静自然凉。独有末句“载我在潇湘
画里”,出现人事,但观照此句,人在画中游,却正应
了王国维所言“不知何者为我,何者为物”。

诗人置于景外,出乎其旁,作镜子般静观,以相
对客观的心情静态描述,展示时空维度的动态之景,
悠悠七尺外,独得我所观。明人谢榛在《四溟诗话》
曰:“夫万景七情,合于登眺,若面前列群镜,无应不
真。忧喜无两色,偏正唯一心,偏则得其半,正则得其
全。镜犹心,光若神也”。

由是观之,无我之境,来于诗人内在的空静。这
种神游于万物之间的空静情愫,既含道家之心游万
仞(庄子语:辄然忘吾有四肢形体;以吾之天,遇木之
天;以天合天。参见《庄子·达生》),又合远离利害、超
然物外的童真童心。

虚空静灵,成为这种无我之境形成的重要内核。
苏东坡诗云:“欲含诗语妙,无厌空且静。静故了群
动,空故纳万静”,空和静在中国文化语境中,自有其
特殊的禅静意味,它更多指向了心静而非景静。

严羽在《沧浪诗话·诗辨》中说“诗者,吟咏性情
也”。余虹教授认为,“缘情说”“悄悄而坚执地拆解了
儒家正统理性抒情论的基本命题结构:诗发乎情,止
乎礼义”^[3]。理性在诗歌创作中的缺席使空静性情成
为可能,诗可以发乎情,止乎情。

然而正如拙文曾经论述,从总体上看,中国古代

诗人主体情绪不可能完全超然诗外。“任何抒情诗,
都不可能创造(甚至复制)出纯然客观的绝对主义的
无我之境”^[4]。

前引谢榛所云,确乎指示了中国诗词异于古诗
之路。与谢氏几乎同时代的英国诗人马洛也曾有类
似评说:“诗就像永不凋谢的花朵,从诗中我们可以
看到人类智慧的最高成就,就像镜子中反映出的花
朵一样”。这些观点合力指向诗学一个核心范畴——
“真”。是童真童心,也是西方诗论中纵横千年的“镜
子之真”。但众所周知,“真”是智性文化的核心概念,
真为正,“正则得其全”(谢榛语)。“全”又意欲何往?

答案是不言而喻的,《诗大序》有一段最富盛名
的片断,阐明诗真、正、全的意义:“诗者,志之所之
也,在心为志,发言为诗。情动于中而形于言,言之不
足,故嗟叹之;嗟叹之不足,故永歌之;永歌之不足,
不知手之舞之,足之蹈之也。情发于声,声成文谓之
音。治世之音安以乐,其政和;乱世之音怨以怒,其政
乖;亡国之音哀以思,其民困。故正得失,动天地,感
鬼神,莫近于诗。先王以是经夫妇,成孝敬,厚人伦,
美教化,移风俗。”借用孔子的话来总结这段话的要
义便是:“一言以蔽之曰:思无邪”(见《论语》)。朱熹
在《四书章句集注》中解释孔老先生的话曰:“其用归
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”。

上文是用反推反证的方式来说明所谓的情真意
真,不过是为了情性之正、人伦之正而已。

王晓路教授引用刘若愚先生的学生林理彰
(Richard John Lynn) 1993年发表的权威性论文《中
国诗学》(Chinese Poetics)说:“中国传统并不象亚里
士多德及其后来者那样,将诗歌视为‘制作’
(making)的过程,而是将其视为涉及‘知’(knowing)
与‘行’(action)的过程。因而,诗歌就不是摹仿现实
某些方面的客体,而是表达了诗人与现实遭遇的体
验的记录。所以,某种主观性总是存在着,因为它并
非是在诗歌里得以表达的现实的各个方面,而是由
诗人意识的因素加以过滤、融合、渗透的各个方面,
尽管有时并非个人化的或非个人化的而是‘启蒙’
和‘普遍’的。”^[5]

因而如今人所见,中国古代诗词中有普遍的非
个人化的主观性存在。如果把“我”理解为西方诗学
意义上的生命个体,那么在中国古代诗词中这种具
体的个体是几乎不存在的。笔者曾撰文认为,在中
国文化语境(Chinese cultural contextualization),文学
总是道德人伦的载体,夸大为普世主义的“不学诗、

无以言”(《论语》)^[6],借一时一地之景,发济国安邦之志,抒普罗大众之情,这便是另一种“无我”。

东方文化语境中乏少个体精神,以集体意志为重,中西学人,多已不争。从诗学传统来看,在儒家思想主导下,无论是“诗言志”,抑或是“诗发乎情,止乎礼义”,甚或是“情性之正”,都一语道破诗的功利目的、社会意义。在政治氛围浓烈的中国古代,官本位主义盛行的时期,文人要在诗词中绝对无我是难以做到的,也几乎是不可想象的。

所谓魏晋风度,竹林之贤,隐逸脱世,其实又何尝不是社会打压下的一种“打拼”?!陶渊明诗,或躬耕陇亩,或种菊东篱,人景合一,天人一体。风格清新飘逸,恬淡自然。然龚自珍评其诗云:“陶潜酷似卧龙豪,万古浔阳松菊高。莫信诗人尽平淡,两分梁甫一分骚”,后二句可谓一语中的。古诗即便以香草自比,以美人自喻(参见屈原诗作),也是寄情于虚幻境地的无奈之举。

“诗缘情”也许是个例外,前引余虹教授认为缘情说“悄悄而坚决地拆解了儒家正统理性抒情论的基本命题结构:诗发乎情,止乎礼义”。按照这种观点来看,诗歌似乎可以“发乎情,止乎情”,“诗者,吟咏情性也”,“世总为情,情生诗歌”(参见严羽《沧浪诗话·诗辨》,汤显祖《玉茗堂文之四·耳伯麻姑游诗序》)。理性道德终于可以在诗歌中去而不返。诗与志终于可以疏离,意与情终于可以分化。

然而,即便是这所谓情,实质上也绝非一人之情。尽管缘情说反对“有人无我”的“傀儡之文”。但这种诗论在儒家思想大背景下,只不过是寻求“道德理性”和“自然感性”的二元对立中的诗之本源问题。它并不能从根本上颠覆儒家诗论。止乎情显然不是中国诗词的形而上的终极意义所在。中国诗词即便不乏专作情语而绝妙之作,但也绝非对诗学作形而下的纠正。王晓路教授在前引论文中,也从西方汉学的学理角度来阐发了心、志、意、情、行分离的不可能性。杜甫诗《蜀相》有名句可为例解,“出师未捷身先死,长使英雄泪满襟”。一个“长”字,包含千古文人多少辛酸泪(2004年高考语文全国卷中,考生多误作“常”,恐缘于未得“长”字真谛,甚为可惜)!杜甫此诗,显然是借他人酒杯,浇胸中块垒。中国古

代诗人,观山则情满于山,观海则意溢于海。看山是山,看水是水,看山又不是山,看水又不是水。情意之间,是与不是,实在因为山山水水,早已成为了一种诗化背景,一种情感寄托。而这种情感,确乎又是古今同唱,千人一哭。如此情形,不胜枚举。

这种普遍而非个体情感(“无我”)的形成,除了社会道德原因外,也与文学本身的审美特性有一定关联。审美存在交感过程,诗人“个体化”倾述必须满足于大众化的人格认同,这就造成了诗人一定程度的“媚俗”,产生“共鸣”的心理预期,从而对个体情感进行修补,以符合普遍的审美需求。法国画家若尔日·勃拉克(R·Braque)说:“当我一人独自站在这些奇妙语言构成的画前,听不到别人的一点声音,我觉得自己会慢慢消失”(B·拉克《欧洲现代美术简史》)。世传白乐天作诗,必令老姬听之,曰“解”则录,曰“不解”则毁之。这又是诗歌抛却个体意识,迎接大众化、世俗化的另一明证。

除了迎合普遍情感(“合式”——贺拉斯)迫使缘情说不得不打破诗人自然写作的神话外,集体无意识也是“无我”之思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在中国古代诗词中,特定景场的形成,有着长期的历史文化积淀。小到一个琐碎的意象,大到一个季节,都传承着定式的情感。笔者曾撰文细细剖析,在中国诗词中出现的意象或意境暗含的普遍情感,如“月”、“莲”、“鱼”、“雁”,如春暮秋初,都有诗人逻辑预设的普遍情感。^[7]

曹顺庆教授指出,“西方抒情诗心灵性题材的普遍的外在特征则是个体的‘我’的意象和观念,这与中国古代抒情诗的人伦情感和‘无我’形成鲜明对照。”^[8]曹顺庆教授所称指的“无我”当指本文所论无我人格。

“无我”一词,以本人学识和本文篇幅,实难深究,但表面上的区别不分,却易使视听混淆。本文上述,不外如下一句:从纯艺术层面看,“无我”指一种意境,内蕴超然空灵的禅静情思。在思想道德层面上,“无我”指一种精神,表现为普遍无我的人格精神取向。在不同情形下,“无我”实在有着内涵与外延上的差异,万不能一概而论。

注释及参考文献:

[1] 王国维.人间词话(M)(下相关引文未注出处者,均源于此)

[2] 叔本华.意志和表象的世界(M),(英)哈尔登、坎普译,王国维引

(下转90页)

飞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到来,知识、产品的更新换代加快,在就业机会不断增长的同时,失业的几率也在增大。由于职业和岗位变动频繁,许多人不会“从一而终”,就业、择业、创业、发展也是伴随一生的事情。只有树立新的择业观,才能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和知识更新的要求。

3 学生应提高自身素质,增强竞争能力。目前,就业市场的激烈竞争,实际上是能力与素质的较量,大学生要把握就业的主动权,就必须注重自身能力的培养与素质的全面提高,在现代就业体制下,用人单位在进人方面有了更大的自主权,条件要求也更加苛刻,除要求具有良好的专业知识技能外,还要求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,具有较强的工作能力、创新能力和敬业精神,特别青睐有专长的复合型人才。

那种“记忆型”、“知识型”、“书生型”的大学生已不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,而学生干部、党员、三好学生、英语基础扎实、计算机有特长、获奖过级证书多且表达能力强的毕业生往往受到青睐。因此,大学生在校学习期间,要树立明确的学习目的,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,努力培养自己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、良好的社会活动能力,建立合理的知识结构,树立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,培养健全的心理素质和健康的体魄,全面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,为参与竞争奠定厚实的基础。

总之,作为二十一世纪的大学生,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,只有从我做起,更新观念,积极实践,准确定位,发扬吃苦耐劳的创业精神,才能在广阔的天地中找到自己的位置,更好的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。

注释及参考文献:

- [1]《中国大学生就业》,2004,1-4.
- [2]董扬玲.对当前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思考.洛阳师范学院学报,2003,(6).
- [3]张珊莉.论新形势下大学生就业观的转变.中山大学学报论丛,2003,(4).
- [4]王保义.树立大学生就业的新理念.吉林教育科学,2000,(4).

(上接69页)

- [3]余虹.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(M),北京: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,P162、P188
- [4]彭体春.一时一景一样情 两种语境两诗心——卢肇《秋景》与济慈《秋颂》的比较分析(J),西南民族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,2004(9)。
- [5]王晓路.文化语境与文学阐释——简论西方汉学界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(J),上海:文艺理论研究[J]2002(02);北京:中国人民大学书报复印资料中心,文艺理论[J]2002(08)。
- [6]彭体春.《原野》中的寡母形象与人物类型(J),西南民族学院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,2002(12)。
- [7]彭体春.诗词接受与逻辑思维(J),西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,2002(4)
- [8]曹顺庆等.中外文学跨文化比较(M),北京: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,P209

(上接72页)

- [5]怀海特.教育的目的.北京:生活、读书、新知
- [6]严尔权.在活动中求发展——中小学活动教学的理论与实践.武汉: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
- [7]张五阶.我国的职业教育必须进行战略大调整.教育发展研究2001.10
- [8]四川省旅游学校国家教育部教育教材改革课题《“活基础、强岗位”课程模式教材的研究》成都职教2003.3《学生真的厌学吗?》